

# 土耳其的现代化、全球化和民主化

## ——正义与发展党的经验及其局限

杨皓 编写

英刊《星丛》2010年6月号刊载了伊斯坦布尔科克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 E·阿特·科伊曼题为《土耳其的现代化、全球化和民主化：正义与发展党的经验及其局限》的文章。文章分析了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经验及其对土耳其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认为尽管正义与发展党在土耳其的变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它并未完成和巩固土耳其的现代化和民主化，反而促进了各种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在土耳其的现代历史上，只有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最能够证明“双叉性的（bifurcated）现代化方案”的重要影响及其带来的“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之间的脱节。在2002年、2004年、2007年和2009年的大选中，正发党连续获得了选举胜利，在土耳其迈向世界政治和经济重要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正发党使世俗精英和中产阶级对土耳其世俗宪政的未来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和担忧。因此，正发党自2002年以来的执政时期成为土耳其政治、民主和现代性的最重要时期之一。

### 正义与发展党的选举霸权和战略

自2002年以来，正发党连续取得选举胜

利，对土耳其的政治和现代性产生了地震般的影响。正发党的选举成功是如此巨大，它在土耳其政治中以及全体选民的眼中和观念中造成了所谓的“选举霸权”。由于正发党保持了自己在选举中的霸权地位，对反对党来说，要赢得选举和上台执政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已经变得十分困难。这使得反对党的选民对他们的身份、地位和立场越来越感到悲观和沮丧。在这个意义上，选举霸权概念指的是一种态势，即在选举过程中，某个政党的主导地位是如此之强大，以至于不仅其他党派没有能力赢得选举的胜利，而且这些党派的支持者对本党的选举成功也失去了信心。正发党在选举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构成了一种选举霸权，这意味着正发党在执政时没有强大的反对派。这也导致了一些社会阶层主要是世俗中产阶级越来越感到沮丧，缺乏安全感。因而，正发党的选举霸权创造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土耳其，也就是说，在建立强大的多数政府的同时，它还造成了社会和政治的两极分化，造成了国家精英和政府之间的长期冲突。

然而，正发党的选举霸权并不意味着它没有遇到强大的对抗和挑战。事实上，正发党一直面临着军方和司法部门针对它的所谓的反世俗言论和活动的强烈批评和最后通牒。就在2007年全国大选后和2008年初，正发党面临着被宪法法院取缔的危险。2008年，土耳其总检

察长声称正发党是反世俗活动的中心，向宪法法院提起了取缔该党的诉讼。2008年7月30日，宪法法院宣布了“不取缔正发党”的裁决。

当土耳其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失业、贫困和增长等经济问题时，当土耳其的社会团结和生存面临严重风险时，正发党以何种方式创造了选举霸权？它又能够维持其权力到何种程度呢？要想充分地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分析土耳其近年来的“复杂变革进程”和“全球环境”的独特性，前者使得治理土耳其变得极其艰难，而后者使正发党增强了它的力量和合法性。正发党之所以能够获得选举霸权，是因为它的战略建立在如下主张之上：它能够比其他政党更好地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改革土耳其。在贯彻这一主张的过程中，正发党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带有保守民主身份的中右翼政党”，成功地把自己同自己的过去和其他政党区分开，这也使它不同于以前的伊斯兰政党，扩大并深化了它的社会支持和全球合法性。

具体而言，正发党的战略建立在如下四个原则之上。

(1) 以市场为导向和以改革为基础的政治。这不仅使正发党加大了与不同社会阶层的联系，而且还获得了全球的合法性与吸引力。通过这一原则，正发党强化了它是一个中右翼政党的主张，扩大了阶级联盟和社会支持，向世界表明它是一个能够使伊斯兰教、议会制民主和市场现代性并存而不是冲突的政党。

(2) 仁慈的新自由主义。正发党所信奉的自由市场价值观不同于简单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因为它认真对待贫困和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的问题。通过慈善来解决这些问题，正发党表明它是一个充满关爱的政党，开创了服务型政治，以此作为实现社会正义的途径。

(3) 作为“中右翼政党”行事。正发党宣称，它是一个保守-民主的政党，愿意把自身定位在中间，联系不同的社会阶层，加强与全球政治社会和欧洲社会的联系，加强在欧洲一体化、外交政策、经济发展和民主治理方面的改革。

(4) 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这不仅完善了正发党的中左翼立场，而且表明了土耳其外交政策行为的重大转变，使之具有积极主动、多层次和建设性的性质。

由于奉行这些战略原则，正发党声称，它能够比其他政党——尤其是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更好地治理和改造土耳其。它的选举霸权表明，这一主张已被不同的社会群体接受，取得了成功。此外，这一主张也是对全球形势变化和土耳其国内变革的回应。

### 土耳其的变革

土耳其的现代史是一部“现代民族建设”和“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这也是一种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革过程，作为土耳其的变革过程，现代化即使带来了历史的重大断裂，但是仍然在继续。第一次断裂是1945-1950年的议会民主制转型。自此之后，土耳其的现代化就包含了民主化问题。土耳其的现代史就一直是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过程。土耳其的全球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在经济、文化和政治领域。自那以后，全球化构成了土耳其变革过程的世界历史背景。

全球化对土耳其的政治、经济和认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于是，自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现代化进程包含着全球化，成为了民主化加全球化的现代化。2000年，土耳其面临着新的断裂，因为1999年12月在赫尔辛基首脑会议上欧洲理事会赋予它欧盟候选国的地位。这个决定加深了土耳其的欧洲化过程，因为它要求土耳其应该启动民主和宪政改革进程，进一步提高民主。自2000年以来，土耳其一直处于欧洲化的过程中，几乎涉及所有治理结构的领域以及国家、社会与个人互动的领域。自2005年10月3日以来，土耳其与欧盟一直处于“全面入盟谈判”的状态中。尽管存在不确定性和缺乏信任的问题，但是土耳其的变革已经有一个强大和有效的“欧盟靠山”。

由此可以看出，土耳其的变革过程是一个

正在展开的、多维度的和复杂的过程,包括:

(1) 1923年至现在:现代化过程,通过强大的民族-国家、民族发展和世俗国家认同来建设现代国家的过程;

(2) 1950年至现在:民主化过程,即多党制、定期的自由选举和政教分离;

(3) 1980年至现在:全球化过程,纳入全球市场经济,批判强势国家传统,促进企业家的个人主义,身份冲突重新出现,公民社会形成。

(4) 2000年至现在:欧洲化过程,全面入盟谈判,民主和宪政改革,行政体制重组,呼吁对公民权利的认识。

由此可以看出,土耳其目前的本质特征是现代化、民主化、全球化和欧洲化相互交织,并且影响到了土耳其的现代性、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些过程及其影响共同构成了土耳其走向“一个更复杂社会”的变革过程。这就要求土耳其:(1)努力超越双重的现代化方案;(2)修复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之间的脱节;(3)呼唤一种弹性的、务实的和以改革为导向的治理。

此外,多重的变革过程所产生的政治分化,使土耳其的复杂社会形态变得更加复杂。自1923年以来,土耳其的整个变革过程出现了许多政治分化,其中每一个政治分化都对现代化的不同维度。这些分化可以归纳列举为:

(1) 1923年至现在:中心-边缘分化,导致主要涉及世俗宪政政权和世俗国家身份问题的政治协商;

(2) 1950年至现在:左翼-右翼分化,导致土耳其陷入关于平等、开放、社会公正、民主、权利和自由概念的争论;

(3) 1980年至现在:全球-民族分化,涉及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进程及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4) 2000年至现在:认同-公民权利分化:认同政治力量日益壮大,通过扩大公民权利和民主改革,为探索民主解决方案铺平了道路。

土耳其的政治本身包含这些分化。它们相

互交织,互相影响,要求对复杂的土耳其社会进行良好的治理,要求同时努力解决所有的分歧。这就是说,土耳其今天的治理问题就是“复杂社会的治理问题”。这个社会经历着现代化、民主化、全球化和欧洲化的进程,不仅带来复杂的挑战与风险,而且还带来了各种潜力。

正发党在政治上和选民面前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全球主义和亲欧洲的、保守-民主的中右翼政党,发展和完善了它的应对之策。通过中右翼政治立场的定位,加上赞同全球化和欧洲化,正发党已经尝试解决那些分化。作为一个中右翼、全球主义的政治行动者,加上积极主动、改革主义、以市场为导向和仁慈的政治,正发党不仅取得了选举霸权,而且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主张,即它能够充当土耳其变革过程的主要行动者和承担者。此外,正发党没有把变革过程视为挑战或风险,反而务实地看待这一过程。它把变革看成一种积极的手段,通过它来提高自己的选民支持、政治权力和社会的合法性和接受度。这就是正发党的成功所在。

### 全球环境

在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中,布热津斯基指出,土耳其和伊朗不仅是重要的地缘战略棋手,而且是地缘政治的支轴国家。自从1997年以来,土耳其和全球政治都发生了激烈的变化。近年来,土耳其在世界政治中的“地缘政治支轴”和“地区大国”角色变得尤为重要。土耳其在许多领域采取积极主动、全方位和建设性的外交政策:从促进中东和平与稳定到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中发挥积极作用,从新的“能源中心”到“跨文明对话”的倡议者。

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土耳其外交“缓冲国”身份的结束。从20世纪90年代起,土耳其一直在寻找新的身份。进一步来说,由于世界变得更全球化、更加相互依赖和更具风险,这一新的外交身份不仅包括地缘政治活动,而且还

包括认同和经济。因此,地缘政治、现代性和民主成为当今土耳其外交政策建构的维度。土耳其外交身份和行为的新发展是土耳其“正在成为世界政治的主要和支轴棋手”。重要的是,正是“软实力”而不是“硬实力”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才决定了土耳其外交政策的积极主动、建设性和全方位的行动主义,才使“战略纵深”具有意义,使土耳其引起全球的关注和兴趣。

在世界政治的许多领域中,土耳其一直发挥着积极和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领域涉及全球冲突和安全、全球治理和全球政治经济:

(1) 占领伊拉克和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问题;  
(2) 伊朗问题和中东的未来;  
(3) 俄罗斯问题和欧亚大陆的未来,重点是欧洲的未来;  
(4) 多元文化的危机和欧洲的伊斯兰问题。由于最近成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土耳其在其中多数领域中的影响越来越大。

这些影响还带来了许多关于土耳其的身份认知。第一,作为一个拥有民主治理和世俗宪政体制的现代民族国家,土耳其是伊拉克实现稳定与和平甚至是中东地区和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榜样。事实上,由于100多年来的现代化改革和宪政民主实验,土耳其是当今世界穆斯林社会世俗民主制度的最成功典范。第二,土耳其的现代史既是“文明冲突”论的一个替代,也为伊斯兰国家民主化提供了可供借鉴的重要历史经验。其中特别具有借鉴的是正发党及其选举成功经验。第三,由于能够以和平方式维持和深化世俗民主,由于既是中东国家又是欧洲国家的双重身份,正发党对土耳其的治理使土耳其成为全球反恐斗争中的“支轴国家/地区大国”,而没有使伊斯兰教成为反对的焦点。第四,在深化土耳其-欧盟关系和开始全面入盟谈判时,土耳其越来越被视为欧洲一体化的一个独特范例,有能力帮助欧洲成为深化地区一体化的多元文化和世界主义典范。第五,由于充满活力的经济、稳定的增长率和年轻的人口,土耳其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重要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之一。

近来全球对土耳其的关注使正发党的经验获得越来越多的全球支持,突出了它在反恐斗争、抵制文明冲突论和建立稳定、正常的国际关系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加强了正发党在复杂社会治理方面相对于反对党的力量。此外,全球的关注和支持也促使土耳其宪法法院作出不取缔正发党的裁决。土耳其宪法法院认为正发党的言论和活动越来越是反对世俗政权的,但是,它考虑到正发党在土耳其与欧盟启动全面入盟谈判时的重要作用以及它的软实力和在9·11后世界中的积极角色,作出了不取缔正发党的裁决。

作为一个拥有庞大穆斯林人口的社会,土耳其成功地把自身建设成为一个拥有强大世俗政权的现代化国家,把政治体制改造成为多党议会民主制,建立了自由市场经济。作为一个位于东方和西方交界地区的社会,土耳其的认同标志始终是它愿意达到当代文明的水平,即西方化和欧洲化。换句话说,尽管伊斯兰教在土耳其文化认同形成过程中仍然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但是土耳其现代史的特点是西方化,即世俗现代性、经济发展和民主。尽管政权多次垮台和多党制存在民主赤字问题,但是土耳其一直坚守对议会民主制及其规范的信奉。正是由于这种信奉,伊斯兰政党不仅能在土耳其多党议会民主制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而且能够扩展这个空间成为强大世俗国家的执政党,正发党就是如此。

结论:在保守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土耳其

然而,正发党的经验在土耳其的长期主导地位不是没有问题、冲突和紧张,反而招致了非政治和非民主力量对政治的干预。它也没能解决深植于土耳其现代性之中的历史“双叉性”(bifurcation)问题,造成国家权力和社会力量之间的脱节。正发党越是成为土耳其变革进程的主导者,越是会受到更多的批评、质疑和反对,造成国家精英与政党之间的制度性冲突,造成世俗中产阶级与新兴保守中产阶级之

间的社会分化。这两种冲突使世俗宪政与保守主义之间的关系成为政治争论的核心问题。

然而，正发党力量的壮大和保守－民主的中右翼政党主张没有带来政治稳定、社会团结和民主巩固，反而深化了土耳其现代性的双叉性，加大了国家权力和社会力量之间的脱节和冲突。正发党的经验带来的并不是政治稳定，而是土耳其政治面临的严重挑战，例如，非政治的国家精英和非法组织对政治的经常干预，司法的过度政治化，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构之间日益加深的冲突，政府和反对党之间对话可能性的破灭，沿着世俗主义和民族性所出现的社会分化。

正发党的强大力量没有为作为政治体制、政治文化和国家与社会/个人之间关系的调节者的民主的巩固铺平道路。民主没有成为政治的唯一活动，没有被国家精英、政治党派和社会活动家内在化。相反，土耳其已经并将继续出现“保守主义浪潮”。正发党的经验为对差异、多元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怀疑和消除铺平了道路。宗教保守主义、世俗保守主义、种族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建构了土耳其社会的性质，扩大和加深了政治、社会和文化分化。土耳其的变革一直同保守主义携手同行，正发党的强大的多数政府未能创造政治和社会稳定。它也没能把变革和保守主义同土耳其的民主及其巩固结合起来。相反，尽管正发党采用一些改革措施来解决库尔德问题，但是它的经验却使保守主义的力量在中产阶级、文化认同和社会群体中日益增大。由于保守主义的影响和力量增大，社会的信任已经消失，不同阶层、认同和群体中的不宽容却在增长，土耳其变成了一个社会分化和分裂的社会。

正发党一方面把政治工具化，把民主等同于议会多数主义，另一方面把宗教的权利主张和宗教自由放在最优先的地位，这是造成保守主义浪潮的重要根源之一。尽管正发党采取了以改革为基础的政治，但是它未能实现保守主义和民主巩固之间的平衡。实际上，在它的保守－民主政治身份中，保守主义和民主存在着

脱节。毫无疑问，正发党是保守的政党，但是它在何种程度拥有巩固民主的政治意愿令人怀疑。土耳其社会对于正发党的保守性质毫无疑问，但也严重怀疑它对民主巩固的承诺。土耳其社会之所以越来越认为正发党以非常工具化的方式来看待和理解民主，主要是因为它坚持民主即是议会多数主义的民主。

实际上，土耳其正发党的经验不仅在国内外，而且在全球都具有重大意义。它引起了全球对土耳其的关注，因为它使土耳其成为一个把地缘政治力量与软实力结合起来的支轴国家，能够帮助解决全球化世界所面临的严重安全危险和问题。正发党是土耳其近期变革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声称能够比其他政党更好地进行变革。就此而言，正发党的经验是非常成功的。然而，它没有为土耳其带来民主巩固和社会团结。相反，它带来了保守主义的崛起，使之扩散到整个社会。因此，“双叉性”仍然是土耳其现代性的主要标志，使土耳其反复地摇摆于民主化和政治封闭之间。这是正发党的经验的主要局限，表明即使一个拥有选举霸权的强大的多数党政府也不足以土耳其带来政治稳定和社会信任，除非它对民主及其巩固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愿和信念。■

[杨皓：廊坊师范学院]

(责任编辑 铁庵)